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及其中国表征

朱荣英——著

Makesi Rende Quanmian Fazhan Lilun
Jiqi Zhongguo Biaozheng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及其中中国表征

朱荣英——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其中国表征 / 朱荣英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1

ISBN 978 - 7 - 5203 - 3576 - 8

I. ①马… II. ①朱… III. ①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 IV. ①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412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文

责任校对 爱华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85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 论	(1)
一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研究的理性价值	(2)
二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研究的当代实践价值	(7)
三 研究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总体思路	(13)
四 研究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	(17)
第一章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形成史研究	(24)
第一节 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早期探索	(26)
一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形成史总体概览	(26)
二 马克思参加青年黑格尔派活动时期的思想	(37)
三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阐述	(42)
四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批判分析	(48)
第二节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系统展开	(55)
一 马克思在《提纲》、《形态》中的论述	(55)
二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分析	(62)
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整体剖解	(67)
第三节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	(71)
一 列宁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丰富发展	(71)
二 毛泽东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突出贡献	(79)
三 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 创新表述	(87)

第二章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逻辑结构	(95)
第一节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之批判本质的逻辑线索	(97)
一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实践批判	(97)
二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后现代批判	(102)
三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社会批判	(105)
第二节 生产逻辑、资本逻辑与实践逻辑及其 相互关系	(113)
一 以生产逻辑诠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113)
二 如何超越资本逻辑对人的全面压制?	(117)
三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的人本学痕迹	(120)
四 实践逻辑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主导逻辑	(123)
第三节 考察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实践逻辑的 两个维度	(127)
一 人的发展理论中的“为己”与“为物”	(127)
二 人的发展理论中的“人本”与“物本”	(129)
三 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重心迁移	(134)
四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辩证性蕴含	(136)
五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实践性本质	(139)
第四节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历史逻辑及其 生态界限	(142)
一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历史分析	(142)
二 人的基本素质的提高及其全面发展	(146)
三 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性	(152)
四 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及其生态整合	(156)
五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生态界限	(164)
第三章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理性内涵	(174)
第一节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	(175)
一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取向	(175)
二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	(179)
三 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价值错位	(183)

四 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契合	(186)
五 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环境与选择	(189)
第二节 人的社会性价值的全面实现	(193)
一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	(193)
二 人的多方面价值的社会化生成	(195)
三 人的价值实现的共在性形态	(197)
四 评价人的价值的社会化标杆	(200)
五 在社会实践中全面提升人的自由	(202)
第三节 实现全面发展是人的最高信仰	(209)
一 人全面发展所彰显的信仰之美	(209)
二 人全面发展所显现的生活之美	(213)
三 人全面发展所体现的崇高之美	(217)
四 人全面发展所实现的理想之美	(223)
五 人全面发展所表征的智慧之美	(226)

第四章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中国表征

——以“四个全面”的建设为例	(233)
第一节 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234)
一 “两个关键一招”：自觉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	(234)
二 “不谋全局不足谋一域”：深化改革的 全面性问题	(236)
三 “真正的民心所向”：坚定“以人为本”的 改革方向	(239)
四 “三个进一步解放”：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242)
第二节 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引领小康社会建设	(245)
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朴实愿景	(245)
二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基本内涵	(249)
三 “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根本目标	(251)

第三节 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统领全面依法治国	(256)
一 “依法治国”: 人的全面发展的法律化表达	(256)
二 “执法为民”: 让人民群众感到公正就在 自己身边	(259)
三 “法律乃治国之重器”: 在法律面前必须 人人平等	(262)
四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德法并重谱 惠民新篇章	(266)
第四节 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加强全面从严治党	(270)
一 “从严治党”: 执政为民的一次重大政治牵引	(270)
二 “对人民高度负责”: 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指向 ...	(272)
三 “勤政为民”: 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厚望	(273)
四 “良好政治生态”: 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276)
五 “不忘初心”: 把为民造福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	(279)
参考文献	(283)
后记	(287)

引 论

在西方，已然步入后工业时期的资本主义，作为现代性之伴随物的后现代性及其晚期文化逻辑的极度膨胀，主导了时代的物化、人的虚无化并使之普遍遭遇荒诞。这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挤掉了历史与未来并占满了人的社会生活的全部空间，以至于抽离了自我反思、自我启蒙的批判意识，阻止了批判性思维在人的发展问题中的实质性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社会的熵化、异化与物化，进而造成了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多元化、身体化、空间化、去时间化、趋零化、景观化、麦当劳化和彻底的单向度与虚无性。受此影响，我国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改革开放深层推进过程中，业已产生了出乎意料且不易觉察的物化、异化走势，及时行乐的利己主义、虚无主义全面侵染现代生活，致使深度意义丧失、人文价值低迷，迅速而全面地促成了资本逻辑与市场原则对当今社会生活的全面侵染。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此分析说，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对自然资源的征服与占用，仅仅是在片面的、狭隘的甚至是在畸形的意义上发生的，这无论如何不可能导致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今天，马克思的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对社会生活及人的发展的剖解，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对社会关系的全面渗透，实际上是人对自然之片面享受思想的自然延伸与内生拓展，并早已演化为“物化的时代”人为物役的生存情态，急剧地成就着各种物欲并吞噬着人的内心，加剧了人的精神空虚与内在焦虑，人人成为享乐中的不自由的奴隶，屈从那只适合于奴隶的快乐。有鉴于此，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精神尤其是它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将之作为我党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布局和总方略的理论支柱，并在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建设过程中彰显出它的当代实践价值来，进而如何以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取向，把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高度统一起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成为本课题研究的根本旨趣。

一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研究的理性价值

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当代价值问题的研究，开始的比较早、持续的时间最长、论争得也最广泛，人的发展问题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历来是思想家们集体性的精神指向与关注重点，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主要的和最为基本的研究论域和显著特征。作为在众多论域及其学术论争中所共同指向的一个“同心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折不扣的最大意义上的人学，难怪乎一开始我们将共产主义译为世界“大同学”“养民学”、“大同主义”、“安民新学”，^①实质上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现代新人学的同义语。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唯是它的一个重要维度与基本立场，更是它的思想灵魂与价值导向，内在构成了马克思人学研究的神韵与精髓。如果不能把握住它的发展脉络，就不可能得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之堂奥。与在改革开放前只是作为个别问题而获得点点滴滴式的研究根本不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可以说对之研究得比较深入、取得的共识和成果也最多，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人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其内容之丰富、方法之多样、范围之广泛、玄想之辽远、思辨之抽象、意义之重大，都是其他人学问题不可比拟的，它简直可以说是所有人文论争中最复杂、最令人困惑当然也最具有魅力的问题之一。

我国学界对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研究，一向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出发点或者落脚点而加以把握的，是作为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与本质特征而被普遍论述、被全方位运用的。在众多学者的大量论著中，人能否及如何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始终是作为它的主导价值取向和人的解放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而予以论证的，如

^① 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钟明华先生所说，“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精华，也是马克思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目标。”^① 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日益彰显出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来，不仅全程介入、参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原理的系统建构，而且是作为它的内在灵魂与基本原则而被创新、被发展。近年来，随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被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导向，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提出以人为中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价值目标以来，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本身及其生成过程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探索，把最终实现广大人民群众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的终极目标来追求，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其与中国社会发展相联系而显现的当代价值问题进行广泛关注与深入研讨，就显得意义重大而深远。

众所周知，使每个人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人类实现最终解放的基本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特别是他的人学思想的最高价值的体现，更是马克思及其战友和学生们毕生追求的终极理想目标与最高人学原则。马耀鹏先生认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或‘根本价值’”，^② 它瞄准的是人类在生存发展中渴望获得自由的基本需求，致力于使每一个人的自由个性在实践活动中都能获得全面释放和最大实现，故而这种思想对人来说来具有不会过时的恒久魅力。马克思分析说，人类社会的发展经过了各个阶段与形态，在每个阶段与形态的人们无疑都非常重视如何实现人的发展问题，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局限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的严重不足而使得低级形态的社会只能获得畸形的发展，这使得人也只能获得片面而畸形的发展。随着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不断推进，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也获得不断改善与拓展，人的发展状况也呈现出不同的情形，大致上经历了从片面、畸形的“人为人役”的阶段、“人为物役”的阶段而发展到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自由

^① 钟明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中的现代人生问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② 马耀鹏：《制度与路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与现实制度》，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5页。

全面发展的阶段。当然，我们要看到，我们当下正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问题仍然只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而被提出来的，它并没有得到彻底的真正解决，我们正处在由“人为物役”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发展过渡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样一个由人的片面发展向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的不自由的发展到全面自由发展的关键节点，我们该如何凭借已经获得全面发展的中国现代化事业所提供的当代人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物质条件，全面推进社会的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并进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确保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贯彻实践“四个全面”战略总布局为契机，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发展与全面进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既是创新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观并推进中国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需要，也是目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及其实践价值的时代课题，不论在理论上抑或在实践上都已经成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显学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解放发展生产力、丰富社会财富，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人民得到真正的实惠，使真正的劳动者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冯契先生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大众方向的目标，这一目标是由群众自求解放达到。这就是价值观大众方向的含义”。^①

在社会发展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这是社会科学们恒久关注的高难度的历史课题，曾经吸引了无数的学术精英为之进行殚精竭虑的思考。其实，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世以前，就曾经有无数先哲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而细致的思索，但往往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或者时代条件的制约，大都未能正确揭示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理性内涵、衡量标准、检验尺度、实现途径、阶级本质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不仅仅是研究不够深入全面，在理论上抑或实践上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这些研究在很多方面都陷入了理性误

^① 冯契：《坚持价值导向的“大众方向”——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价值导向”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第8—10页。

区或者自我困境。相比之下，马克思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从未写过有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专著，关于这方面问题的单篇论文也没有。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诸多学说特别是他的哲学思想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学思想，也并不表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缺乏人学支撑并由此形成了一片“人学空场”。马克思哲学中没有“人学”，它“不谈人”、压根“没有人”、“更遑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了”，这种观点，既没有理论依据也“不符合事实”。^①事实上，马克思在其全部著述中都几乎渗透并包含着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人本”“民本”思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更是其唯物史观的终极关怀与理想设计，在其哲学变革中显然也实现了一次伟大的人学革命，形成了关于人的发展观的科学形态。马克思最初提及并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原始文本应该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此时的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考察，分析了异化劳动及其导致人的异化发展的制度性根源，提出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理念，并从人的本性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人在实践中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入手，进一步剖解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这一理论，使之更加成熟与系统。在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思考过程中，始终是以唯物史观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特别是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为理论基础的，解答并批判了以往思想家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所提出的种种理论疑难与诘问，进而把人的全面发展视作马克思关于人获得彻底解放的核心思想和最终承诺，科学描述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内在关系。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随着社会改革向深层次的开进和全面协调推进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与运用，人如何实现全面发展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凸显，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可谓理论意义非凡、极具

^① 黄树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当代建构》（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

当代实践价值。因为，“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中国事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热切期望中、在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中，坚持社会发展的大众方向、执政为民的人学原则，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战略眼光，是在“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①、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的情况下而提出的战略布局。这一总的战略布局，挺立治国理政潮头、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成伟大复兴中国梦之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确立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招，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表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鸟翼车轮的“姊妹篇”，第一次将“全面从严治党”视作统领各方面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与管控力量。在每一个“全面”中，都各自凝聚着在当代中国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指向，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人学及其中国化的思想光辉，都是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实际中具体运用所显现的实践价值；而“四个全面”辩证整合起来，又构成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内在统一的总的理论体系，它把党和国家事业的最新发展及其最高的人民主体性原则作为价值取向和重要抓手，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全面实现，更加注重社会主义发展的大众方向与人民立场。习总书记强调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认为党性与人民性是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人民性，重点就是要全面呵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此要“立民主”、“察民情”、“顺民意”、“抓民生”，“得民心”，^②坚持党的主张与人民意愿的高度统一，把切实代表、维护、巩固、发展好人民群众各方面的实际利益，作为衡量检验我们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尺度，“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及其整体性的共同发力，都旨在协调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国事业。

①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月1日。

② 李元光：《试析习近平的民本思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215—218页。

当代学界关于人学研究的一切论域：人的价值与意义研究、人的本质与人的发展理论研究、人的生存悖谬与生存命义问题研究，等等，要实现向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表达的全面回归，就要紧紧围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中心线索来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要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辩证关系，从人的存在、本质、价值、发展等问题入手，对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社会形态下人的生存方式的异化形态或者“人为物役”的情形进行深入揭示，以阐释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现代内涵及其未来走向，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规律与实现条件、发展道路与各种层级要进行多角度探索，特别是要对制度公正的设计、全面的变革、法治社会的构建、从严治党的安排等等一切方面如何协调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进行现实性的考问。通过深入挖掘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所蕴含的方法论内容与原则，以进一步凸显马克思人学的当代实践价值，力求从各个维度入手拓展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纵深研究，注重从现实生活中寻找新的学术研究生长点以全面推进马克思实践人学的中国化发展，应坚持中国问题意识努力构建当代中国的价值论域、人学论域、道德论域，旨在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维度、范式、内容、特质进行当代拓展，努力打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新形态，并以之为理论范导使当代中国社会朝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方向阔步前行。

二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研究的当代实践价值

中国古代哲学处处彰显着鲜明的主体心态和厚重的人学意涵，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精神特质与价值取向表明，中国哲人善于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即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予以内在整合，试图实现“完人”“至人”“圣人”。从学理上系统梳理与分析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这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其中国化拓展的内在文化底蕴，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和当代价值。张立文先生认为，中国儒学的人学资源可谓博大精深且极具当代

实践意义，“中国早期儒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人学’”^①，中国古代人学既是一种方法之学也是一种人文之学，而且它能够通过方法与人文的内在统一来探求人的意义与人的价值。西方哲学史上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材料可谓汗牛充栋，评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汲取其合理成分，表明从古代哲学对人的问题的初步发现，到近代哲学对人的主体性本质及其能力的竭力推崇，再到现代哲学对人的生存欲望的过分张扬，西方哲学固有的人学精神和人文指向，虽几经周折却一路高歌猛进。然而，其人学取向上的一切努力，在后现代主义这场精神自虐、自杀行为中却突然发生了断裂并陷入荒诞，从而昭示出当哲学与人学的价值勾连被打断后而势必产生一种虚无主义走向。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与自然进行积极能动的物质、信息与能量的互换，就需要发明和创新科技，并以此从生物生存走向技术生存，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类实践的基本内容。当代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也一样，仍然需要借助社会实践的伟大变革，需要发展现代科技并推动实践的不断创新。然而，当代实践中表现出来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人们在利用现代科技对自然进行大规模变革以期获得更多物质资源时，却导致了人的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引发了一系列危及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全球问题，如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世界性经济危机频发等等。马克思分析说，正如资本家在生产集中、资本集中的同时导致工人失去了一切一样，科技在生产过程运用中的智力与工人的知识、技能相分离，似乎科技也异化了，“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②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都走向了它的反面，科技的每一次胜利都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这深刻表明了人类发展与自然的矛盾，对科技利用不当及无限制，引起了人的畸形发展，这固然是由于人对自然规律认识不完全和对科技发展所引发的消极后果缺乏有效控制有关，但最主要的恐怕是由于缺乏科学形态的人的发展观的实际运用。唯有将现代形态的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统领“四个全面”的协调推进，真正树立全球观念和危机意识，克

① 张立文：《中外儒学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服眼前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狭隘视域及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正确对待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尊重、善待、合理开发自然，同时还要及时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发展形式，摆脱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对人的发展的制约，这样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党最近推出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及“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这必将会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更加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必将全面协调可持续地推进人与自然的和合共生、一同发展。

研究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实践价值是：通过梳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形成过程旨在表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随着现代无产阶级的诞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不断暴露一起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是对空想社会主义及其他各种共产主义理论批判扬弃的结果。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及其他共产主义学说，虽然深刻而尖锐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发展的全面压制，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解决人的发展困境的未来社会形式，但是其对人的发展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抽象的人性和资本家某一天的良心发现，并不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马克思的研究旨在表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人类的彻底解放问题，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现实的实践问题，不是少数资本家自我觉醒、良心发现的问题，也不是普遍人性复归现实生活的问题，而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实践问题。人的解放、人的发展首先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发展，唯有将自己的理论研究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内在相关，对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才能获得科学的解决。

前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观，如旧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人的发展观，只是通过剖析资本主义不合理的财富累积方式及其两极分化的尖锐矛盾而提出人的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既不能说明也不能对付这种生产方式，“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① 马克思哲学则通过揭示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而得出共产主义结论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

其人的发展理论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现实的人性。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建基于对现代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分析上，消除了人的发展理论中的各种空想成分，科学说明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当今，时代主题的转换与实践变革的深化、科技创新的发展与知识信息的爆炸，使作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那个时代”^① 的哲学，必然在关注重大现实问题、迎接各种质疑与挑战中增添新的内涵、注入新的活力、提升新的语义。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将人的问题作为核心，运用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把握人的发展的时代性、规律性，为之积聚新的人学内涵和精神能量、顺应时代要求并走在时代前列。马克思哲学自身的发展，实质上表征的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发展，是不断向人敞开真义的思想历程，不断证明人的实践生存本质与真实关切人文状态的人学发展的历程。马克思哲学对人和生活作实践的诠释，真正在人的发展理论中注入了全面发展的内涵和自由发展的意义，实现了人的发展观科学形态的积极而合理的当代构建。

社会发展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推动的，人的发展史就是社会发展史。人的发展状况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提高人自身的各种素质、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这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必然要求。从其全面发展的理性内涵上讲，社会发展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运动和变化，也不是自然事物的自在性发展及其在社会领域的简单延伸，而是具有价值内涵的前进的、上升的运动，是人类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实践中引起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进化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都是抱着特定的目的、热望、激情与意图而在社会中进行各种活动的，不追求某种目的的人的活动很难理解，这才表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属人性质，它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离开了人和人的实践活动，也就没有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历史发展规律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是人的社会行动的规律。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人的发展的本质，当然也构成了社会历史的主体性内容和马克思人的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① 吴琼、刘学义：《黑格尔哲学思想诠释》，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 页。